

男人的秘密

王子硕 著



I247.7

W486-

男人的秘密

王子硕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男人的秘密

王子硕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解放路46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78 字数: 150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8,600册

*

ISBN 7-5378-0226-2

I·223

定价: 2.50元





作者小传

王子硕，一九五二年出生于山西省大同市，祖籍山东省福山县崇义村。先后就读于大同矿务局一中和山西大学中文系，一九六八年到山西省右玉县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一九七一年被招工到大同矿务局工程处当煤矿工人，一九七六年调省作协担任编辑工作，现为《山西文学》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理事，山西省作家企业家联谊会会员。自一九七五年发表第一篇小说之后，迄今为止，共发表中短篇小说四十余万字，报告文学和散文约二十万字，文艺评论二十万字，作品被选入《建国以来短篇小说》并获首届赵树理文学奖。

A0254/3

生活的力量

——序小说集《男人的秘密》

柯 云 路

盛夏酷暑中读完了王子硕的中短篇小说集《男人的秘密》中的十五篇作品，不禁有些惆怅，恍惚许久。我知道，那是作品感染了自己。每每读完好的文艺作品就是如此。

自己就是写小说的，对小说技巧还算熟谙，王子硕的作品，在技巧上似乎并无什么新异、怪诞的，不就是现实主义手法吗？不就是叙述与描写相结合吗？不就是以白描为主吗？描写起人物来，不就是肖象、言行、心理三部分吗？不就是从从容容顺序道来吗？不就是有点赵树理味儿吗？或者说是“山药蛋”味儿？不就是在这一切“土”的基础上，略溶入了一些“洋”手法吗？溶得也不算多，更不扎眼，挺自然，那么，这些作品感染人的力量在哪儿呢？

是题材？集子中的小说都不是什么特大、特异题材；是思想，是主题？应该说王子硕在小说中并没有追求思辨色彩，主题也并非重大，相反，多写的是些“芸芸众生”；是情节？十五篇小说都属有情节，可读性也强，但并没有什么太曲折惊人之情节；那力量来自何处呢？

• 1 •

《佳期如梦》，《心病》，《说不出的美》，《关于“老圪钉”的故事》……，我看着目录，把十五篇小说又回顾了一下，纷至沓来的画面与人物在眼前稠密叠印着，答案明白了：生活。

王子硕的小说中充满着真真实实、自自然然的生活。而这又是由形形色色的人物及人物周围的环境、事件、风俗、社会气氛、时代特征所构成。

把人物归于生活之中，把生活看成人物及整个环境性因素的总和，这观点大概是对的。

作为一篇序，越短越好，就象任何演出大幕拉开之前的讲话一样，长则令人生厌。因此，我没有必要在这里对小说做繁冗评论。我只是想说出自己最主要的读后感。

一个作家，在作品中不仅表现出他展示什么生活，而且还表现他如何展示生活。而“如何展示生活”中，有两点是特别值得研究的：一，作者怎样观察（包括感受）生活——作为一个观察者；二，作者怎样叙述生活——作为一个叙述者。

前者，是他对生活的态度；后者，还包含着他对读者的态度。

在这两方面，王子硕都是令人称道的。在作品中，作为一个生活的观察者，他是诚实的、朴素的、自然的，带着点阅览历史及人生的苍凉，也含着点机智的幽默。而作为一个叙述者，他与读者持一个平易的、亲近的、朋友似的态度，绝无凌驾其上的咄咄逼人之势，也无指手划脚的训导师的嘴脸。读他的作品，如见其人坐在面前，微笑着，如如实地讲述着他的所见所闻。没有虚张声势，也没有一惊一乍，甚

至没有夸张的表情和手势，然而，他讲的真实的故事，却一次又一次地引起你的感慨。特别如《心病》、《迁坟》、《董大个儿》、《没有打起来的战争》等篇，读完那些朴实平和的文字之后，触动心魄，久久不能平静。

我欣赏他的态度，欣赏他的风格。时下颇有些作者不是这样，或故作悲壮沉郁之态，或故作才子状，或故弄玄虚，或自以为是，目中无人（其实浅薄至极），或故作深刻，似在忧天忧地忧人类，或自以为肩负弘扬中国文化之大任，竭尽卖弄，着实是文人多矫情，令人生厌。何至如此？大概是人做的矫情，文也便行的矫情了吧。

王子硕文若其人，质朴流畅，是为可贵。

当然，倘若他对历史能更达观些，更彻底地从切近的历史功利主义的评判中——包括社会、政治评判，也包括道德评判——超脱出来，更少露褒贬而多含蓄地运用文字，那他描绘的生活将更具有动人的力量了。要知道，带有历史功利性的社会、政治、道德评判，有时也会在艺术作品中转化为某种矫情。作家是很难完全摒除矫情的。但是，再丢掉这一丝矫情，王子硕就可能向大手笔接近了一步。

等他第二个集子。

一九八七年八月一日于榆次

目 录

生活的力量（序）·····	柯云路（ 1 ）
佳期如梦·····	（ 1 ）
心 病·····	（ 9 ）
说不出来的美·····	（ 22 ）
关于“老圪钉”的故事·····	（ 31 ）
还 乡·····	（ 44 ）
迁 坟·····	（ 59 ）
董大个儿·····	（ 77 ）
一个女人的烦恼·····	（ 86 ）
沈厚这个“大灰人”·····	（ 94 ）
伤风败俗的事情·····	（ 103 ）
父亲的遗言·····	（ 113 ）
老槐树下的锅和盆·····	（ 123 ）
人各有志·····	（ 137 ）
没有打起来的战争·····	（ 149 ）
男人的秘密·····	（ 193 ）
后 记·····	（ 236 ）

佳期如梦

今天来逛公园的人，有几个会象他这样的心情？

张成偷偷地看了一眼身边的董慧，心里不由一阵突突地跳动。十八年前，当他第一次和董慧来逛公园的时候，他的心也曾这样急速地跳动过。毫无疑问，那是少男少女的情窦初开，天真无邪而又一往情深。那时候，董慧和他一样，也是十八岁的妙龄，圆圆的脸庞就象刚从树枝上摘下的苹果一样鲜嫩，一样红润。然而，现在的董慧，也和他一样，宽宽的额头早已布满了细细的皱纹。他真不明白，都快四十岁的人了，怎么还能产生这种心灵的颤动？

湖畔的垂柳下，曲径的花丛中，并肩走着一对对热恋的情人。刚认识不久的，或前或后，或左或右，总要不自然地拉开一段距离。男的一般都是仰着头，好象是在望着天上的白云；女的则大都俯着首，好象脚下的每一个足迹都非常值得研究。已经确定了关系的，或者肩并着肩，或者手拉着手，男的俯在女的耳边说着悄悄话，女的则故意装出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东看西瞅。然而，他和董慧，难道不是早已度过了那种谈情说爱的时候？

董慧就在他的身边走着，但是他却不敢再去看她了。他感觉到，董慧和他的心情一样，同样感到非常地别扭。本来

嘛，象张成和董慧这样的年龄，在逛公园的时候，起码也应该有一个孩子夹在中间；假如没有这么一个孩子来作为“桥梁”，那么，这样的公园又有什么逛头？半辈子的人啦，夫妻不象夫妻，“朋友”不象“朋友”，谁的心里面不觉着别扭？

“你怎么不把孩子带来呢？”董慧眼睛望着别处，好象在对另外一个人发出询问。张成的眼睛也在望着别处，却分明是在说给她听：“孩子去托儿所了。”“那么，孩子他妈知道你来这里吗？”董慧猛地转过身来，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他的心里一阵慌乱，赶紧低下头去说：“不知道。”

“为什么不叫她知道呢？我又不是专门来勾引她的男人！”董慧突然生气了。然而不知为什么，说完这句话，她又不由自主地轻轻地唉叹了一口气。是呀，她为什么要对他提出这样严厉的责问呢？她今天到公园里来，不是也没有带着自己的小孩，不是也偷偷地瞒过了自己的“男人”？

董慧的心乱了，她急急忙忙地快走了几步，就好象是在逃避什么可怕的敌人。雨后初晴的公园，空气是多么地清新，一对年轻的恋人依偎在荷花盛开的池塘边上，旁若无人地连连吻。董慧的脸一热，急忙转过身去，却又迎面碰到了和她同样惊慌失措的张成。唉，半辈子的人啦，这叫什么事情？

半个月以前，董慧突然接到张成寄来的一封挂号信。当时，董慧觉得很奇怪，十几年没有来往了，怎么突然又想起了给她写信？尽管这样想，她还是感到很高兴。因为，这说明他始终还在想念着她，虽然已经度过了十几年的光阴。但是，在拆开信封的一霎那间，她犹豫不决了，因为她无法断

定这信的内容是吉还是凶？

十八年前，董慧和张成真诚地相爱了，随后，他俩一块儿下乡插队，又一块儿上调回城。花前月下，他们曾经立下过海誓山盟；书来信往，他们也早已暗订了终身。然而，由于种种难以说清的原因，她却不得不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含恨嫁给了另外一个毫无感情可言的“男人”。张成呢，也在饱尝了失恋的痛苦之后，随随便便地找了一个比他还要大两岁的“女人”。后来，张成考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又留在了省城，从此便断绝了音讯。

十几年没有来往了，怎么突然又想起了通信？假若是夸耀他婚后的幸福生活，那么，对于她这个不幸的人来讲，就未免太残酷了。假若是叙说他婚后的不幸，那么，对于她这个“负心”的人来说，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批评。然而，张成在信中却什么也没有说，一张揉皱了的信纸上，只是心慌意乱地写了一句：“董慧，你能不能在最近来一趟省城？”就这么短短的一句，除此而外，再无其它的内容。董慧翻过来掉过去地看了，甚至把信封的边边角角也都拆开看了，还是找不出一点点补充。他出什么事了？是出了车祸？还是得了癌症？死之将至，总是特别怀念初恋时的情人……不，不要这样去猜测吧，就不能想一些比较好的事情？也许他事业上很成功，也许他官运亨通，兴之所至，想邀请一些亲朋好友在一起叙叙旧情？不，不会这样的，假若真是这样，他的字迹不会这样心慌意乱，恍惚不定。可是，她究竟能不能在最近去一趟省城？

董慧的丈夫是一个嫉妒心特别强的人，因此就对她的初恋永远也不能宽容。新婚之夜，她的丈夫就对她约法三章，

第一要和张成断绝一切来往，第二要和张成的亲戚朋友断绝一切来往，第三要和张成所认识的一切人都断绝来往。有一回，她在百货商场买东西的时候碰见了张成的老同学（也是她的老同学），两个人刚刚打了个招呼，她那个丈夫就疯了似地冲过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狠狠甩了她两个耳光。她哭着要和他离婚，他却咬牙切齿地说：“等着吧，除非你死在我前头，不然的话，我死了也要把你一块儿带到坟墓中！”假如她丈夫知道了张成的这封信，假如她背着她丈夫悄悄地去了省城，那么，她丈夫是什么事情也做得出来的。“先拿刀子捅了你，再拿刀子捅了张成，然后我再喝上二两酒悬梁自尽！”她丈夫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就是个有名的打人凶手，现在又被撤了职，正是日暮途穷、活得不耐烦的时辰！

尽管是这样，董慧几经犹豫之后，仍旧下了决心，瞒着她那凶神一般的丈夫偷偷地来到了省城。当然，她也要了一点儿手腕儿：在机关里，她向领导请了病假，说是要到外地去看病；在家里，她却对丈夫说，领导上要派她到外地出差，孩子嘛，暂时送到姥姥家住几天。她知道，这个手腕儿耍得并不高明，只要她丈夫起一点儿疑心，就会断送掉三个人的性命！然而，她还是不顾一切地去了。十几年来，在她的心里一直思念着那个人。她让他白白地等了她六年，最后，由于她的懦弱和不坚定，又害得他随随便便地找了一个他所不爱的“女人”。他婚后的生活一定不顺心，经常吵架，摔盆子砸碗，最后，他出了事故，断了腿？或者是失了明？也可能是得了不治之症？于是，他的妻子就要和他离婚，他是多么地痛苦啊，于是，他向他那远方的“爱人”发出了呼唤：你能不能在最近来一趟省城……她听到了这个呼

唤，她不顾一切地赶到了省城，她要抚平他那饱经忧患的心灵，她要追回她那失去了的自由和青春……然而，她不顾一切地赶来了，却发现，张成并没有出什么事故，腿也没有断，眼睛也没有失明，更没有患上什么不治之症。他倒是真的和他妻子吵了一架，也摔了几个盆砸了几个碗，甚至还煞有介事地提出了离婚。但是，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他不得不再一次忍气吞声地向妻子道了歉，于是，一场风波历时五天就宣告平静，就象以前发生过的无数次纠纷一样，最后总是以张成的失败而告终。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早点儿给我写信？你能写信叫我，为什么就不能写信不叫我来呢？”

说这话的时候，董慧和张成已经远远地躲开了那对连连接吻的恋人，躲开了荷花池塘旁边那个令人尴尬和窘迫的热恋环境。连着上了十几个石阶，董慧的心情反而显得平静了下来。她斜倚在石拱桥顶的白玉栏杆上，呆呆地望着湖面上那些荡着小船儿的人们，恍然若失地向着张成发出了责问。

其实，董慧的这个责问张成早已回答过了，现在，他已毫无情绪再来重复一遍了。半个月之前，他的妻子又向他发出了第一百二十五次挑衅。十二年前，当他饱尝了失恋的痛苦之后，他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于是，经人介绍，他就随随便便地找了一个“女人”。“我就象一个精疲力尽的过客一样，既然预定的房间住不上，那么，其它的房间不管是好还是坏，对我来说就没有什么两样了。然而，当我抱着这种无所谓的态度走进了别人替我布置好了的新房时，我悔恨莫及地发现，这样的房间根本就不是人住的地方！”张成在向董

慧介绍自己婚后的生活状况时，声调是非常地感伤。

张成的妻子虽然不敢朝张成的脸上甩耳光，但是她的那张刀子嘴一张，张成的心里就好象被捅开了个血窟窿一样。比方说，你在工作上受到了领导的表扬，心里挺高兴的，她就要当头给你一棒：“表扬顶个屁，半辈子的人了，连个小组长也当不上！”你把脸沉下来，她的火气反而更旺：“怎么？不想听啦？想听好话，你就别来找老娘！”你要是不理她吧，她会说：“喂条狗还会汪汪叫两声呢，要上你连个屁也不会放！”你要是在理上她几句吧，她就会跟你纠缠起几百年前的老帐，结婚的时候连个自行车也没给买啦，生小孩的时候连口鸡汤也没喝上啦……轻则摔盆打碗，重则寻死撞墙。她知道张成并不爱她，她也知道自己在许多方面都配不上张成，但是她却十分精通如何才能把丈夫治服得象个小绵羊一样。她懂得软硬兼施、恩威并用的名种伎俩，同时又非常善于借用社会舆论的力量。张成考上了大学，她非常周到地为丈夫准备好了行装，同时又逢人便哭诉自己的命不好，恐怕将来落个“秦香莲”的下场。她经常给张成寄上一些鞋垫之类的小东西，同时又不断地跑到大局的领导那里，无中生有地编造出一些“当代陈世美”的罪状。在外人眼里，她装出一副令人同情的可怜样，在张成面前，她却变成了君临一切的霸王。半个月前，张成刚刚被提拔为公司里的生产科长，她又跑到公司里大闹了一场，声泪俱下地控诉了张成“这个负心郎”，证据呢，无非是张成早已坦白交待过的那一段初恋的情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之下，张成终于答应了她那咄咄逼人的离婚要挟，并在极度的痛苦之中鬼使神差地给董慧寄出那封只写了一句话的短信。可是，事情平息了之后，他

为什么就没有想起再给董慧去一封信呢？公务太忙还是害怕妻子抓住把柄？也许，他一直就在盼望着，董慧还真的能够来到省城？

张成站在石拱桥顶的白玉栏杆旁边，离开董慧大约有一米多远的地方，此时此刻，他的心里就象打翻了五味瓶一样，酸甜苦辣涩，一齐在他的胸口窝里折腾。想不到董慧竟是真的来到了省城！这对于一个已经做了他人妻的女子来说，是容易的吗？然而，面对这个他确信自己此刻还在爱着的女人，他和她又能怎么样呢？

一只小船儿慢悠悠地飘了过来，船上坐着的显然是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划船的那个中年男子，轻轻地把双桨插入蔚蓝色的湖水中，笑咪咪地望着船舱中间坐着的两个孩子。年幼的一个是个男孩，他的头上戴着一顶长舌头的遮阳帽，一双不安分的小手儿拍打着湖面，时刻准备着撩起水珠儿去让他的姐姐惊叫一声。而他的姐姐对此却毫无戒备，只是在把五彩缤纷的阳伞下埋头读书，红红的脸盘儿不时闪烁出天真烂漫的笑容。坐在船头上的那个织着毛衣的中年妇女，一定是孩子们的母亲了，她不停地拨动着手中的竹针，目光却越过了孩子们的头顶，对着船尾的丈夫投去一束心心相印的柔情。

啊，多么美满，多么幸福，美满得就象十五的圆月，幸福得就象甜蜜的梦境。然而，这美满，这幸福，为什么就偏偏轮不到我们？董慧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转过身来望了一眼张成，张成也抬起头来，想说些什么，却也只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您二位在这里留个影吧？这儿的背景简直是再理想也

没有了。你们看，桥边的垂柳，垂柳后面的大厦，大厦上面的朵朵白云，都可以拍到镜头里面。假若你们想照上桥下面的湖水，湖水上面荡着的那些小船儿，静中有动，动中有静，也是一副很好的画面，而且还有着诗一般的意境。怎么样？来一张吧？好咪，这位男同志再向那位女同志靠拢一下，再靠得近一点儿，不要动，好咪，加洗两张，一共是一元两角整。”

挎照相机的个体户留下了一张取相的单据扬长而去了，张成和董慧却仍旧是懵懵懂懂的，好象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做了一场奇怪的梦。钱是由张成付的，取相的单据却交在了董慧的手中。董慧吃惊地望着那张飘飘欲飞的单据，犹豫不决地望着张成，张成却毅然把那张单据接了过来，叠得方方正正，然后非常庄重地把它装进了贴胸的衬衣口袋中。

“董慧，我们也去划船吧！”

“我……倒是没有什么，只是你，你就不怕把船儿闹翻？”

“不会的，湖水很浅，即便是翻了船也淹不死人。”

张成握住双拳做了几个扩胸的准备动作，浑身上下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纤云弄巧，微风传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

啊，今天来逛公园的人，有多少人会和他有着同样的心情？

心病

1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龙生子懒洋洋地扬起牛鞭，赶着牛群下了坡。往日总要拖长嗓门吆喝上那么几声，如今连这也懒得去喊了。

坡上的草还是绿的，可那杨树叶儿却已经泛黄，有几片叶子还随着初秋的微风飘落下来。一夏天的功夫，牛的肚子变圆了，身上的毛也变得缎子一样闪光发亮。然而，即便如此，也只有春天里刚生下的小牛犊儿才会那样尽情地活蹦乱跳。调教出来的大牛们，走起路来总是那样地费力，就好象脖子上仍旧套着枷板一样。人和牲畜一样，多会儿也活年轻呢。你看那小猪娃儿，眼睛欢欢的，鼻子翘翘的，耳朵一忽扇一忽扇地有多好看。再大一些，腰粗了，肚大了，吃饱喝足了，往臭水坑里一躺，要多难看有多难看。五十岁的龙生子叹了一口气，拖着老牛一般的步子，慢腾腾地跟在牛屁股的后面，任凭那长长的鞭梢象尾巴一样拖在地上。

风儿轻轻地吹过来，杨树叶儿沙沙地响着，夕阳好象粘在山顶上。牛群慢腾腾地走着，放牛的人慢腾腾地跟着，大家都不是那么着忙。着忙什么呢？年轻时不懂得时光的宝